

9/5 7-259  
著者哈林德文國英

# 戰擊閃反

譯合鈞秉李·中競周



New Ways of War  
by Tom Wintringham

種一第庫文譯翻代年十五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種一第庫文譯翻代年十五

著姆哈林德文·國英

戰 擊 閃 反

譯合鈞秉李·中競周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文德林哈姆氏爲英國著名軍事評論家，著有「未來之世界大戰」、「緩衝戰」、「兵變」、及「英國隊長」等書，其所持軍事主張全根據第一次大戰及西班牙戰爭英軍之實際經驗，西班牙戰爭時，文氏曾任國際志願軍英國營隊長，其後復爲軍校教官。

# 反閃擊戰目錄

## 緒論

第一章 閃擊戰的產生

第二章 肅清落伍的思想

第三章 打擊德國坦克車和飛機的方法

第四章 如何訓練人民的軍隊

第五章 人民戰爭問題

第六章 使用武器的訓練

第七章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 反閃擊戰

## 緒論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軍侵佔波蘭，一九四〇年四月佔領大部份的挪威。五月裏，德軍突過比法，達到北海。六月佔領巴黎，打敗法國。在這許多戰役中，德軍每次都有新的戰爭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由這些戰役中，我們不但可以學習德國的方法，並且可以懂得怎樣去對付這些方法，怎樣去設法改良，使其適合於我們自己的用處。

前任法國首相雷諾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說：

「事實上，我們古典的作戰概念，已經碰到了一個新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基礎，不但在利用大批的裝甲部隊，或使裝甲部隊與飛機取得密切合作，而且應用降落傘部隊擾亂敵人的後方。荷蘭的海牙幾乎因此淪亡，在比利時也藉降落傘部隊而佔領了最堅固的列日要塞。

「我井不應製造假的新聞，或者打電話給政府當局，使他們發出迅速疏散的命令。

你們應該知道，擺在我們眼前的事情很多，而最重要的就是頭腦要清醒，我們應該想到我們目前所遇到的新式戰爭，立刻加以決斷。」

這本書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頭腦要清醒。這是遇到戰爭新方法時的第一要務。可是，却像雷諾首相所說：「不幸已經太晚了。」

但是讀者如何能夠確知書中所述的戰爭新方法是真正確，所建議的測度是很妥當呢？許多報紙和若干小冊子上的文章，曾經提出論區攻戰的某一方面，視爲領軍成功的關

鍵所在。我這裏所寫的，爲什麼應被做退休軍官登在報上的聊以自慰的文章，或者看做沒有軍事沒有經驗的記者的樂觀設想呢？不必妄自誇大，我必領提出我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論據。

所有觀察德國攻戰的人們。都承認德國把它大部的轟炸機當做空中砲台。這在五年前前拙作「未來世界大戰」一書中便曾寫道：

「……………在第二次大戰中，飛機不單是用來偵察，恐將當特種砲隊之用。」

在西班牙作戰時，我親自看到空中砲隊的應用，同時發覺它和舊式砲隊的根本異點

• 開戰後不久經陸軍部許可出版的小冊子「作戰訓練圖解」(Battle Training in word and picture) 我寫着……

「在我們看來，飛機對抗精銳步兵的龐大價值是：飛機等於一種砲隊，它可以立

轟中以阻擋敵人侵入。或攻擊正在撤退中的敵軍某據點的抵抗。」

九、聽過波蘭被侵略後九個月中英國廣播電台新聞廣播的人，都會記得我九空軍部

這多少次關於偵察飛行報告。我們的飛機飛過西格佛里德防線，深入德境，飛過挪威，飛過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間的古羅區，但多屬「偵察性質」。另外還有許多飛機就用作距離戰區很遠的遠程轟炸。我們究竟以多少架飛機用做「可以立刻集中的空中砲隊」去打擊陸地上實際參加作戰而為我們茫然不知的敵軍？關於這種利用轟炸機的報告，我們聽到很少。如果就報告來判斷，我們的飛機實在不能當做像我所預期而德國所充分利用的那種空中砲隊看。

所有觀察家都認為德國作戰方式的第二着，就是利用它的重坦克車，它的裝甲非常精良，普通平射砲不能傷它。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我在每日先鋒報上，曾描述德國的輕坦克車，它在西班牙作戰的成績不甚優良。嗣後我又描述擊退我們戰線的大型坦克車，我寫道：

「也許因為在西班牙作戰所得的教訓，德國改造一種大約二十五噸的新型坦克車，除機關槍之外，裝有一門三吋口徑的野砲和一門三十七釐的大砲。」



這些就是法國平射炮不能阻止其前進的坦克車。

我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出版的那本緩衝戰 (Dardlock war) 書中寫道：「因為德國坦克車改善的緣故，我們似乎應該有一種較大的平射炮。」在這本書裏，我很讚美德國那種用以打擊飛機，打擊坦克車並用做輕砲的八十八厘米口徑的大炮。這種大炮比法國的七十五厘米野炮稍為大一點。據法國官方的報告，這種七十五厘米口徑的野炮當小型平射炮太不適用時，它是打擊坦克車最好的大炮。

我對於這一點的見地，在法國尚未發生任何戰鬥之前，就已寫明我們應有更大和更好的平射炮。

德國戰術和戰略成功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他們採用一種稱為「躍進」(Deep infiltrations) 式的戰術。那就是說，他們的軍隊並不進攻長條的陣線，並不時時刻刻維持先頭部隊與主力部隊之間聯繫。他們的攻擊方法，不像是用着拳頭而像是用裝着鐵指甲的長指。每一分開的長指都在覓取一個可攻的弱點；如能穿過這弱點，就勇往直前，不顧

左右兩側，也不願及與其後到部隊的聯絡。它的安全是沒有保障的，這全靠他們闖過敵人後方所引起敵方紛亂情形如何而定。

在西班牙作戰時，我發現雙方想取攻勢，就採用這種戰術，如果沒有裝甲部隊，就用他們最精銳的部隊擔負這種「探指」式的工作，我一向贊成這種「躍進」的戰術。不過這不是法軍英軍的理論。我已不斷的指出這是德軍的理論，是他們成功的「秘訣」，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最後一點，雖不如此德國作戰方法以及我們抗戰方法那樣重要，但也未可忽視。由西班牙的戰爭，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說，無論軍隊採取攻勢或攻勢，下級指揮官和普通士兵的創作力是極應加以培植。

大戰未爆發之前，我已經指出在空襲威脅之下，舊例的命令并無用處：「一個將領不能再以發出幾個命令和着命令實行爲滿足。他應該讓他部下的每個人對於「一般的概念」都有最低限度的瞭解。那麼，當失去統率時，每個人都可以暫時依賴自己的創作

行事。」（見「如何改革軍隊」）

因此，我要求以「智慧」、「獨立」、和「創作」三要素，作為軍隊訓練和組織的根本條件。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泰晤士報軍事記者分析一九四〇年五月法國戰敗的原因，證明我所要求的條件實有迫切的需要。他說：

「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法國軍隊正在擺脫極度嚴肅戰術所加於它的影響，這樣的戰術，乃是過分謹慎的理論之產物，這使德軍進攻亦斯的頭二三天時，法軍自己貽誤了戎機。如果一向不讓部屬享有的創作力能夠恢復，法國的將領一定很快就會表現出他并未喪失危難之時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本領是好多代軍事祖先遺傳給他們的。」

讓我聲明，我引用這些話，並不含有「我會這樣告訴你」的神氣，也不是說我已預免見到這次戰爭所要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因為我很知道有方法可以防禦坦克車和飛機，因此我覺得這一戰爭或者是一場緩衝的戰爭。我的第一個聲明是在戰爭未爆發之前說

者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我就已經舉出許多可使德軍在法國北部獲勝的重要事實。所以這些經過，絲毫不能引起我的驚異。我用不着根據匆促的分析來加以說明。我的第二個聲明就是我曾介紹過各種方法，可使軍隊雖遭轟炸而仍能作戰，城市雖有轟炸而仍能住人；我曾介紹過在西班牙阻擋坦克車進行的方法，這可以在西班牙阻擋坦克車，當然也可以在法國或在英國阻擋坦克車。這本書的目的不但想比以前所寫的作戰的新方法，更求其正確，並且想在時間還來得及之前，讓這新方法能夠實行。如真能採用的話，我確信在防禦方面是可操勝算的。

英國人和住在英國的人是可以獲得安全的。但是安全所不能缺少的變革是很巨大。在下面幾章裏我提出對於陸軍、輔助部隊、以及我們的政策應有的改革。海空軍方面，我寫不出什麼。在沒有正式空軍之前，我曾在皇家飛行隊服務，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對海空軍問題知道得太少，不能信口開河。

但是對於陸戰，我自備還懂得一些，我相信英國軍隊中的將領在過去十年中沒有一

個曾有一兩年應付現代武器、現代戰術、以及坦克車和飛機的艱巨戰爭之經驗。那些同我在西班牙國際志願軍服役的人就有這種經驗。我在這裏就是想把過去的經驗做一個簡略的敘述。

書中有幾部分是引用拙著「緩衝戰」裏面的話（由費伯費柏公司出版），有些是引用「史實叢書」我那本小冊子（已經版）裏的，有些是引用散見於畫報及每日鏡報的文章裏面的。我很感謝這幾位編輯先生和出版者允許我重印這幾段。

一九四〇年七月文德林哈姆序於倫敦

反 腐 敗

## 第一章 閃擊戰的產生

在寫這本書時，英國正遭過着新式作戰方法的敵人如侵略。爲着防禦這種新法，并應應付起見，我們首先應該分析研究新方法究竟是什麼。它的基本怎樣發展成功的。

每一個國家的斷戰爭是怎樣的發展，怎樣的變化，蘇德戰爭目前「這行」的基本路線。每一個國民部能用他平日瞭解貿易、運輸、和生產發展的方法。本其用普通常識爲理論實及理論的應付來理解戰爭。每一個人都不難知道曾經有一個時期，所有運輸

幾乎全靠陸路和海洋，後來運河運輸成爲世界運送笨重貨物的重要通道。再後就是鐵路成爲主要的運輸工具；到了目前，用石油和柴油來運輸的陸路運輸，多少是已經代替了從前的方法。這種變化還不完全。鐵路不能抹煞運河的功用，後來有了卡車也不能完全消滅鐵路。不過一切都有變化存在着。在戰爭中，也一樣的有了變化，這是很容易見到的。

這些變化，有時與運輸及工業方面的變化很相像。因此戰爭也有幾個時期，起初是軍火和軍隊靠陸路或河道運輸，隨後就是「鐵路戰爭」，目前卻是「石油戰爭」，這個時候，我們軍隊的給養和隊伍是依賴用石油和柴油的車輛來運輸。

不認識這種變化是非常精糕的。一九四〇年五月，有些法國將領判斷德軍的大攻勢不能取道阿登，因爲那一帶的鐵路很少而事實上德軍的主要攻擊恰好就在那裏。法國人很驚異，他們在色當及沿多斯河一帶的大防線都被突破。突破的原因，半由於他們不明瞭「石油戰爭」已經代替了「鐵路戰爭」。

戰爭並不是極有定性的。它雖然和髮業一樣的依賴天時的變化，但是并不一定像農



業那樣受天然的恆變所支配。戰爭并不見得比農業更有什麼靈敏性的神祕。普通人，發現一些不定性事物的存在，他就聽其自然。擱下不定性的事物去覓取有定性的事物。農夫只要可以收成就收割，不管天氣的變幻，他不會說「明天也許會下雨，我們不能決定」。

我們看到戰爭的種種趨勢，把它們分開來。它們彼此之間的影響如何，這很難說。就像人家給我們「二」同「三」兩個數字，我們不知道是該加起來等於「五」呢，還是該乘起來等於「六」一樣。（也許有時候我們會把這兩個數字上下排列起來，成爲三分之二的答數。）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無論把這兩個數字如何排法，它們總不能等於一鱈沙丁魚。

日滿許多人大概都知道有一次大戰，有些小戰爭（比方西班牙戰爭），和目前的大戰。這表示某種趨勢，最爲大家所洞悉的趨勢，就是現時的戰爭多在戰場裏，在凱撒、拿破崙、和老毛奇的時代，兵士很少在戰場裏作戰，目前他們却很少離開戰場，這已經變的開了。我們可以從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當中舉出很多同樣明顯的趨勢，但